

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

# 见证厨卫革命

○王毅人

厨房和卫生间关联到千家万户,也是寻常百姓家必不可少的。吾等50后这代人随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程,见证了厨卫大变革。

20世纪60年代,我一直住在农村老家,老家的房子三间两厢,与堂伯父两家合住,冬暖夏凉。除了堂前间、困觉间,还有烧饭间、茅房等。那时的烧饭间和吃饭间是连在一起的,土灶上置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,大锅烧饭,小锅炒菜,中间是汤罐,汤罐水用于洗刷钢瓢碗筷。灶梁头隔成两格,主要用于置放油盐酱醋和米糠干之类的,灶旁放着一口大水缸,缸中漂着舀水的葫芦瓢。茅房与浴汤间在一起,放置着三四只便桶,男女共用,有时难免会碰到尴尬之事。

房间里一般放有马桶、尿竹管,尿竹管选一根大毛竹,锯成一米长左右,打通竹节即可用,到了冬天男人不用下床便可尿尿。茅房的墙角处筑一大土灶,平时用于煮猪草,一到冬天烧水浴汤。那时柴火紧张(靠人力上山砍柴、挑柴),一般每月只烧一大铁锅浴汤水。烧浴汤水用稻草结或麦秆结,

洗浴时屁股底下垫块圆木板,以防烫伤。那时农村浴汤讲究规矩的,大人洗好小孩洗,男人洗好女人洗,最后变成一锅泥浆水。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好几个年代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我有幸成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届高中生。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,回乡插队落户。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,上山下乡的运动戛然而止,我被安排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。我所在的厂有一千多名干部职工,住的都是集体宿舍,吃的是职工大食堂。宿舍内没有厕所,要方便时则跑到百米开外的公共厕所。

尤其是冬天的晚上,从火热的被窝里钻出来上厕所,真是吃足了苦头,一不小心很容易感冒。冬天洗澡,十几人甚至几十人挤在一个大浴池,极不卫生,那时尚无淋浴设施。因此,洗澡就同打仗似的,大家都抢头遍水,等到放二遍水时要等到两个小时后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调往县城某机关工作。那时城镇住房

十分紧张,我借住在岳父家60平方米的房管所出租房,没有独立卫生间,一家六七口人合用一只马桶。早上起来上班的第一件事,就是将马桶拎到弄堂口,等待环卫工人洗刷。自来水尚未入户,要到200米开外的弄堂口公用自来水管挑水,有时买水的人排成长蛇阵,极不方便。更为糟糕的是烧饭的柴火,要等到农村的人拉到街上才买得到。一到冬天,要提前备足柴火,以防下雨、下雪天买不到柴火断炊。拎马桶、挑水、买柴、劈柴、堆柴,花费了不少的业余时间。

1987年,父亲分到了一套82平方米的福利房,我随父亲居住。虽有独立卫生间,但十分简陋,一只蹲坑一只水龙头而已。厨房仍为烧柴火的土灶头,遇到烟囱堵塞,满屋都是呛人的烟雾,得请人爬到4楼顶上用12毫米的螺纹钢捅通,往往耽误吃饭,碰到家里来客人更是手忙脚乱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,县里办起了瓶装液化气供应站后,这一状况才稍有改观。

21世纪初,我终于有了自己

的住房。我接受了以往的教训,对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进行装修布置,卫生间铺瓷砖,安装浴缸、液化气热水器等设施,厨房用上了液化气灶,基本解决了原本天天要用、天天烦的烦心事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,也要为换液化气瓶而烦心。我居住的小区离液化气供应站(点)较远,虽有人送液化气,但随着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展和用户增多,需提前电话预约,尚不能随叫随到。

2017年,县里对我居住小区的道路、线路、管道等进行全面的改造,并将管道天然气铺设到小区。我抓住这千载难逢民生工程的机遇,对厨房和卫生间进行了二次大改造:将厨房和卫生间分别扩至15平方米和13平方米,里面采用的设施都比较前卫,显得宽敞、美观、洁净、实用。现在只需开关一拧,蓝色的火焰呼呼直冒,热水哗哗直流,再也不用为灌气、换气、付款等担忧分心。

窥一斑而见全豹。从寻常百姓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的变迁,折射出我们伟大祖国的巨变。

情景交融

# 乡村秋色图

○郑玉超

九月的阳光下,一个小院,五间草庐,静静地躺在乡间的大地之上。

小院不大,包容着一个世界。照乡下的说法,院内的五间草庐,三间是堂屋,两间属偏房。房上一律用芭草编成,房墙和院墙一样,取泥砌垒而成。虽无巧夺天工之妙,却有自然天成之美,一场秋雨过后,满满的泥土气息。

院门前三五十步,有一片池塘,边上密密麻麻的芦苇。云,不紧不慢,悠悠飘过。恰有一朵,镶着金边,灿灿地照应在清塘中,几条小鱼儿甩着尾巴,欢快地游弋在波光云影间。

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翠鸟,掠下身形,歇脚在一棵芦苇上。它用两只细小的脚掌紧握着那株芦秆,那芦苇便颤悠悠地晃动起来。翠鸟枝起翅膀,好不容易才保持住平衡。

眼尖的翠鸟早望见了波影里玩耍的小鱼儿。于是,它歪着头,出神地盯着池底,傻傻地想,盼着鱼儿游出水面。

这时,一阵风吹过,翠鸟的羽毛和芦絮一起,轻轻拂动着。

堂屋背阴的墙角下,绿绿的、绒绒的青苔浮在上面,一股沧桑的写意,漾满了九月的午后。三五只土黄色的小麻雀,一会儿蹦蹦跳跳,啄食着什么,一会儿又沿着檐后的阳光,不慌不忙,慢慢地踱着碎步。

两个顽童屏住呼吸,蹑手蹑脚,顺着蝉鸣觅去。这哥俩好似在演绎袁枚当年的诗意,“意欲捕鸣

蝉,忽然闭口立。”许是一个发现了秋蝉的藏身之处,一手掩口,一手连连摆动,示意他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声出。

后墙不远处,一条小河静静的,不急不躁地向东流去。河边的老树下,一头老牛悠闲地咀嚼着青草,仿佛在咀嚼着曾经的青春岁月;精耕细作了这么多年,也该歇歇了。

忽而,老牛仰起头,望着天上的云彩,若有所思,忽然间,它有了“荡胸生层云”的感觉。于是,它酣畅淋漓地打了两个响鼻。

西下的夕阳将天边的云朵燃成团团火焰。

不久,主人荷锄归来,轻轻推开虚掩的柴扉。小狗儿摇着尾巴,早跑上前,迎自己的主人了。主人将锄头立在柴门边,弯下腰,摸了摸小狗儿。狗儿受到了恩泽,开心地躺下,翻了两个身,复起来,向导般,往堂屋奔去。

过了会儿,偏房上扬起一道炊烟,风吹过,沸沸扬扬,袅袅娜娜,飘成一首生动的诗。

暮色四合,起初,像一层浅墨,夜空如一张博大的宣纸,那渐渐泛起的朦胧便慢慢洇开;很快的,草庐、水牛、狗儿,农具和院子,一切都罩在雾也似的夜中了。

许许多多的小院,参差不齐的草庐,纵横在静里有动、动中有静的天地间,便构成了一幅恣肆磅礴的乡村图。你和我,鸟和雀,耕牛和家犬,只不过是九月乡村图里的一个小小的墨点而已。

微小说

# 习惯

○覃太祥

刘子强夫妻进了公司后,公司里就多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他又矮又黑,妻子却苗条高挑,肤如凝脂,瓜子脸上常常开着两朵桃花,刹是迷人。

夫妻上下班时,总打一把花伞,晴天遮阳,雨天挡雨。夫妻俩并排而行,刘子强举着伞,将比自己整整高出了一个头的任水莲遮得严严实实,而自己的大半个身子,则露在阳光下或雨中。每次刘子强夫妻进车间后,任水莲的衣服是干的,刘子强的呢,太阳天是汗水湿了衣服,下雨天是雨水淋湿了衣服。

一天,工友们见了便说:“刘子强,怕老婆被晒化了是不是?”他忙回答:“是啊,女人皮肤嫩,太阳一晒就脱皮!”

背地里,有工友说:“这个世道就是好男无好妻,好女无好夫。你看刘子强,丑八怪一个,却天天搂着一个大美人,不公平啊!”于是,便有无良工友打起了任水莲的歪主意。

其实,刘子强与任水莲的婚姻,并不是刘子强主动的。刘子强的家在镇上,任水莲的家在山村,两人高中毕业后,任水莲不愿回到大山里,就留在了刘子强家,并很快生了个可爱的儿子。从毕业那天起,两人同行时,刘子强就高举着一把花伞,将高出自己一个头的任水莲遮得严严实实。

两人进公司一年后的一天,工友们突然发现刘子强的伞下,没了高挑美丽的任水莲。有人便问:“老刘,老婆请假休息了?”刘子强不答。

几天后,工友们才知他的老婆任水莲,被同一车间的覃二娃拐跑了。

了。

有工友说:“刘子强,老婆都跑了,还上啥班呀,赶快去找回来!”

刘子强说:“我俩本来就不相配,强扭的瓜不甜。她跟我一辈子不快乐,还不如让她去找幸福吧。”

任水莲和覃二娃私奔后,刘子强继续在公司上班。他上下班时,仍高高地举着一把花伞。让人好笑的是,他的身子仍然没在伞下,太阳天被汗水湿透衣服,下雨天被雨水淋湿衣服。很多工友都多次纠正过他打伞的姿势,但收效为零。有工友便骂:“你真笨,伞都打不好。”刘子强却笑着说:“习惯了呢。”

转眼两年过去了,刘子强打伞的姿势仍未改变。

在一个大雨天,刘子强打伞的姿势引起了行人议论:“你们看,那个人可能是神经病,也可能是个傻瓜!”

人群中一个高挑美丽的女人冲向前一看,大喊一声:“子强!”便钻进了伞下。

这个女人就是任水莲,从此老刘的伞下,又有了一个高挑美丽的女人。

现在算起来,刘子强在公司打了十多年工,他这样举着伞上下班,也有十多年了。

有人问任水莲:“你跑了又为什么回来了?”

任水莲说:“那天看到子强打伞的姿势,我真的好感动。再说覃二娃不是人,见到漂亮女人就打歪主意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,还是忠厚老实的男人可靠。”

闲情逸致

# 苏东坡的雨诗文

○周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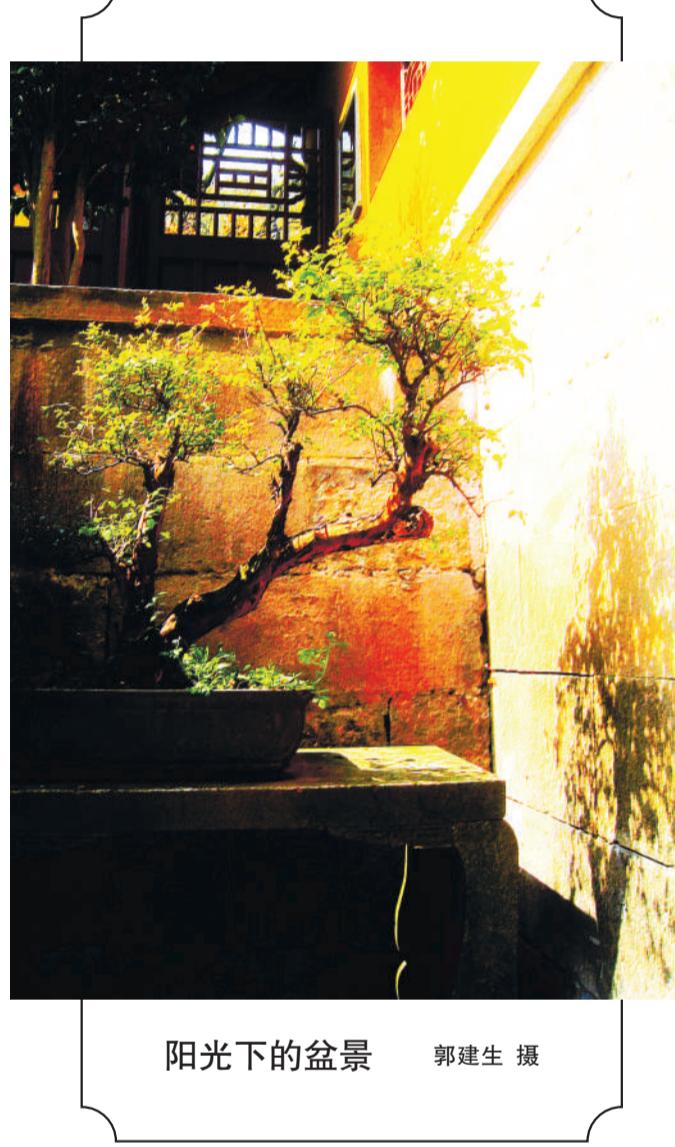
公元1061年,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判官。判官是州制负责刑事诉讼、民事管理等的副职官吏。到任第二年,开始于公馆北面建一亭,取名为“喜雨亭”,并专门为此次写文一篇。

苏东坡在文中写明,为什么喜雨:“越三月,乙卯乃雨,甲子又雨,民以为未足。丁卯大雨,三日乃止。”这场雨,使百姓收麦有望,使商贾相庆。要知道在农耕文明时代,果腹才是立身之本。一场雨使凤翔人民有了希望,这也是他修亭的缘由。在那样的时代,久旱未雨的陕西真的是有福了,因此苏东坡非常

开心,才有这洋溢着幸福的小文。

苏东坡还写过“墨云拖雨过西楼”的句子,那种雨是及时雨,云脚移,雨便收。而“雨后春容清更丽”写的是离情,开篇洋溢着清新纯粹。“帘外东风交雨霰”,则挑起人们的悽情,后面的“帘里佳人,笑语如莺燕”,这是心有不羁男人的真实情怀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苏东坡,他是一个在其位谋其政,不在其位便啸傲山林的出仕者。

雨应该是苏氏用来抒怀、吟咏的物象。就像自己,听到雨敲打布篷顶的噗通声,便有一种即时记录当时心绪的冲动。



真情流淌

# 留点独处时间

○王书伟

如果有时间,我喜欢一个人走走,不管是旅游景点还是楼旁的小路、街区、公园。独自漫步,路上想想喜欢的事情,抑或是什么都不想,看看周边的景色全在于自己的心情,不用顾及同伴的感受,这样很好。

独自一人走走,并非是想和他人保持距离,只是想留点时间,给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,放慢脚步,放松自我。在这自己做主的时间段,用心主宰思想,用头脑决定脚步,用眼睛识别方向。就这样任由个人意愿,不必考虑其他,不必征询别人的意见。那一刻,心是自己的,身体也是自己的。

每天上班,我喜欢独行。一个人走路,一个人乘车,在独处的路上让心沉静下来,享受工作状态下不可能有的宁静。周末休息,我喜欢去离家不远的小公园,或者就在小区周边的路上漫步。如果天气晴好,也会选择到近郊稍远的地方去。在脚步的丈量中,感受春光的来临,感受夏日的火热,感受秋叶的斑斓,感受冬天的寒风。独自漫步中,想想过去的岁月,憧憬明天的阳光,将生活中的不愉快化为抿嘴一笑间,抱怨和烦恼已经杳然不见,心境也变得平缓和舒展。

记得十多年前去云南丽江,同行者有二十几人。导游带着我们去指定的景点,划定了丽江四方城里的活动区域,导游的脚步决定了大家的眼睛,可我总感觉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和纳西人的生活有些距离。大家走累了,回到宾馆休息,我一个人走进四方城的犄角旮旯,亲眼目睹纳西人的生活状态,和闹市街面上的状况果然大不一样。

那时候的四方城里,只有一条商业街,城里大多数的房屋还住着纳西人。我自己独行,看到了纳西人家四方的院落、古朴的青砖小屋、漆红的廊柱、经历风雨的门楣、门前的潺潺流水,幽静而唯美;看到纳西人走亲访友、操办婚礼、祭奠亡者,已经距我们很远的古风迎面扑来……这次独自游览,让我体会到纳西人悠闲的生活状态。

时隔多年,再去丽江,四方城已经完全被商业化的小店淹没,据说老城里的纳西人都已搬家离开。

我庆幸曾经独自游览过纳西味儿十足的古城,纳西人的悠闲生活状态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生活就是行路。人是群居动物,注定生命的过程中不能总是一个人独自上路。那就不妨在结伴同行的路上,创造一段独行的旅程,给自己一段轻松的独处小时光。

记得十多年前去云南丽江,同行者有二十几人。导游带着我们去指定的景点,划定了丽江四方城里的活动区域,导游的脚步决定了大家的眼睛,可我总感觉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和纳西人的生活有些距离。大家走累了,回到宾馆休息,我一个人走进四方城的犄角旮旯,亲眼目睹纳西人的生活状态,和闹市街面上的状况果然大不一样。

那时候的四方城里,只有一条商业街,城里大多数的房屋还住着纳西人。我自己独行,看到了纳西人家四方的院落、古朴的青砖小屋、漆红的廊柱、经历风雨的门楣、门前的潺潺流水,幽静而唯美;看到纳西人走亲访友、操办婚礼、祭奠亡者,已经距我们很远的古风迎面扑来……这次独自游览,让我体会到纳西人悠闲的生活状态。

时隔多年,再去丽江,四方城已经完全被商业化的小店淹没,据说老城里的纳西人都已搬家离开。

我庆幸曾经独自游览过纳西味儿十足的古城,纳西人的悠闲生活状态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生活就是行路。人是群居动物,注定生命的过程中不能总是一个人独自上路。那就不妨在结伴同行的路上,创造一段独行的旅程,给自己一段轻松的独处小时光。

记得十多年前去云南丽江,同行者有二十几人。导游带着我们去指定的景点,划定了丽江四方城里的活动区域,导游的脚步决定了大家的眼睛,可我总感觉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和纳西人的生活有些距离。大家走累了,回到宾馆休息,我一个人走进四方城的犄角旮旯,亲眼目睹纳西人的生活状态,和闹市街面上的状况果然大不一样。

那时候的四方城里,只有一条商业街,城里大多数的房屋还住着纳西人。我自己独行,看到了纳西人家四方的院落、古朴的青砖小屋、漆红的廊柱、经历风雨的门楣、门前的潺潺流水,幽静而唯美;看到纳西人走亲访友、操办婚礼、祭奠亡者,已经距我们很远的古风迎面扑来……这次独自游览,让我体会到纳西人悠闲的生活状态。

时隔多年,再去丽江,四方城已经完全被商业化的小店淹没,据说老城里的纳西人都已搬家离开。

我庆幸曾经独自游览过纳西味儿十足的古城,纳西人的悠闲生活状态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生活就是行路。人是群居动物,注定生命的过程中不能总是一个人独自上路。那就不妨在结伴同行的路上,创造一段独行的旅程,给自己一段轻松的独处小时光。

记得十多年前去云南丽江,同行者有二十几人。导游带着我们去指定的景点,划定了丽江四方城里的活动区域,导游的脚步决定了大家的眼睛,可我总感觉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和纳西人的生活有些距离。大家走累了,回到宾馆休息,我一个人走进四方城的犄角旮旯,亲眼目睹纳西人的生活状态,和闹市街面上的状况果然大不一样。

那时候的四方城里,只有一条商业街,城里大多数的房屋还住着纳西人。我自己独行,看到了纳西人家四方的院落、古朴的青砖小屋、漆红的廊柱、经历风雨的门楣、门前的潺潺流水,幽静而唯美;看到纳西人走亲访友、操办婚礼、祭奠亡者,已经距我们很远的古风迎面扑来……这次独自游览,让我体会到纳西人悠闲的生活状态。

时隔多年,再去丽江,四方城已经完全被商业化的小店淹没,据说老城里的纳西人都已搬家离开。

我庆幸曾经独自游览过纳西味儿十足的古城,纳西人的悠闲生活状态也成了我永远的记忆。

生活就是行路。人